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百

守令列傳第七十八

逸史公曰守何可直法行治上之不能〻　學府於上司下之不能不敝法於奸豪即有能將之〻　嗟乎令之〻項誠疆漢文叔不能行之董洛陽況其〻〻　工荀摩已首公為天子愛養元元七日可誅少正卯今　我祖宗朝守宰中有二三君子或有所取以一人警百人政若猛不可謂酷或有所爭以下屬諭上司氣若傲不可謂抗懲頹起懦詎可無人若能吏也彼巧佞士非無能應不

顧下官賞民愁患得失之夫耳吾無敢爲
王觀字尚賓祥符人也國初鄉試中式入太學洪武十
九年簡授蘇州知府儀度英偉爲政首務咏勸日良田
惡草不除嘉禾不生郡邑小民咸愛敬之周恤民隱嚴
偶大侵民逋無所出部使者督徵急觀延諸富室集鄉
衙飲食之諭之曰有餘不足天之制也爾民貧富不齊
同是朝廷赤子太守視爾郡民猶吾同室爾等家有餘
粟皆能守法奉公太守甚爲爾嘉之[illegible]戊[illegible]年朝不
謀夕日受追呼敲扑之苦甚可憐憫爾等各有族黨比

閭之好同井有相周之義願敦仁讓之風人各量貲借貸以急公上貧者既受爾等推解之恩太守亦受爾等父毋一體之愛上下得共休息不亦美乎諸富室共聞太守言懽然如指一郡遂獨早完庶有鵰吏錢英累能搆陷長吏前守莫敢誰何觀命縛至庭下捶殺之事聞太祖特遣行人白思恭齎勑褒諭勞以上尊上長於民閭胥見至正時奸吏害民私心忿恨以爲人皆貪官致爲吏卒小人幸制先是九年福建參政魏鑑瞿莊致極刑於一老吏上以爲能特勑嘉獎今後如是方稱是官

又有黃州府吏誣陷同知安貞按察司按貞如律上特
降勑原而釋之曰此風一長則諸司無官矣勑至安貞
復任猾吏刑來上復不拘法司文法若此縣是郡邑有
司人人爭吐氣治事有秦仲彰者慈谿丞也寧波太守
李仲文遣吏馬仁生行縣違法仲彰執以聞上即日擢
仲彰為寧波守而降仲文為慈谿丞成黃奇者常熟令
也府吏有馳黃奇中道入公堂黃奇以其越禮械送闕
下上壽其能撤上尊勞之降勑褒諭此兩丞令者皆以
下屬執其太守吏故不敢歸之太守必以聞諺有之曰

投鼠忌器此之謂也及宣廟時有邑令范希正者急欲懲其下吏不敢自擅死執送京師而法司且以其違制議之矣

范希正吳縣人也宣德三年以賢良方正舉爲曹邑令有吏詐取民財希正械送京師請治之吏反以他事誣希正被逮縣民八百餘人詣通政司懇言曹縣累年正官有廉而無能者有能而不廉者希正廉能公勤寬平正大嚴約吏卒愛恤民人不一年間政平訟息爲吏構誣此吏欺公玩法蠹政害民通邑所患希正被逮之日

民人老少無不流涕如喪慈母不爲伸寃恐被誣陷借
郎許廓過曹父老遮道愬訴皆泣下廓爲移文吏部以
聞刑部奏論希正械吏送部爲非制上曰希正欲急去
惡耳聽民之言希正君子柰何以微文譴之其亟令還
職吏宜盡法治之希正還歷九載述職民懽遂去復詣
闕乞留加陞六品俸尋道里費遣還正統十年旱饑大
理寺丞張驥撫安山東請以曹爲州薦希正爲守始新
州治露坐荆棘民爭持金爲建居署欣相慶曰願大守
長子孫居此覆庇我民十四年追召馬貧民欲遂亂又

不忍舍太守去希正諭之曰予之字汝猶子也汝宜各安其生各保其家予當爲汝區畫設法買補民不知擾爲州再考引年致仕在曹已一十三年曹人立祠祀焉

論曰刀筆之姦神聖之主毋不推誠而從極刑何哉以士初試官不習民事始受筐篋鮮不墮其股掌之內爲所把持至於倚法爲姦居則爲難熏之鼠出則爲憑虎之狐此寧待教而誅者耶即善殺之能如王太守乎可笞殺之能如兩參政乎可法行自近權宜自操縣令

不可以操太守之權故以其權而歸之天子何以不歸之太守有太守則無民矣有天子可無太守矣安貞之幾權于法也范希正之不免於逮也不能自操其權者也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蓋謂是乎使非天王聖明蝮蛇在手幾于解腕從之矣君子曰祖宗時上之所以風厲有司類不止此郡邑官有能執法爲民不狥上司自簡以聞上輙勞以璽書賚以上尊或予之遷秩以示旌異

谷者洪武時常州守也行人王良行部至常州奸

貪無狀好古疏其事以聞上諭禮部曰朕觀自古材智
之士不屈於無能之下故克流芳于後今好古乃能守
邦憲以尊朝廷發姦貪以安黎庶其不屈於無能之下
可見矣爾禮部即遣人齎醴以勞仍令械良還京罪之
此以太守彈劾使臣見旌者也時有勅勞平陽知縣張
礎曰朕惟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其職惟在愛民乃者通
政司言渕江金鄉衛因造軍器意在擾民爾平陽知縣
張礎執法不從即具以聞朕深嘉歎縣令之職實稱爲
特遣使以鈔三十定內酒一封往勞以旌爾能爾其願

之此以縣令彈劾衛帥見旌者也余讀大誥中有以丞
簿見旌者二人陳希文者懷寧丞也邑民有怨指揮畢
貞侵取其地府官有受貞託囑希文曲爲地希文不聽
歸地還民上聞降勑褒諭陞青州知府王復春者宜興
簿也具奏常州府官往往遣人下縣及鄉擾害官民上
以爲能遣吏科庶吉士楊靖齎勑勞之曰爾復春不肯
朘民之利以徇上官之欲方今有司鮮有如此者特就
陞爾奉議大夫同知常州府事然兩人不逾年各以貪
露上曰前者陽爲君子陰爲小人今事覺罪可逃乎特

令伽項互遞有司此兩人初皆故爲亢厲竊名高上以小吏敢乃爾拔之衆人之上寵異之超擢二千石使得自行其志忽而變飾即又與衆棄之褫其職重加醜辱詰誡天下上明聖英斷又若此故其時有道同者嶺南一賢令也以抗永嘉侯亮祖亮祖誣于上殺之上尋知之追惜同鞭殺亮祖

道同河間人其先韃靼族也洪武三年以才幹舉爲太常贊禮郎十年出知番禺縣同性剛毅廉潔是時干戈甫定軍衛強横需求百出佐吏動遭笞辱前令不能堪

比同爲令一切執法不從視民如子民賴以安未幾永嘉侯朱亮祖至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懼有土豪數十輩毎過閩中珍貨輒抑價買之稍不如意即誣以鈔法人莫敢誰何同廉問實摘其惡械繫通衢令衆諸豪詣亮祖求辯亮祖召同勞以酒食徐爲言之同厲色曰公爲大臣不當爲小人所使亮祖不能屈次日亮祖出通衢破械者方縣烈日中哀呼求免亮祖釋之邑有富民羅氏納女於亮祖女兄弟毎怙勢陵人同按法治之亮祖又奪去復以他事笞同同遂歷數其事而奏之疏未

至亮祖亦誣同抗訕先聞上不知其由先命使最同父
後遍同奏至上以其職卑而且言大臣有骨鯁風特遣
使宥之二使同日繼至而同已先死上聞甚悔悼惜之
召亮祖歸責不服上怒鞭死同性剛直器宇魁岸奉母
備甚孝與妻子同粗糲布衣使徐本雅重同嘗按一醫
士罪當笞本急欲得醫遣卒語同釋之同曰徐公亦故
永嘉侯耶笞之乃已

論曰嘗聞之昔人有摩天子逆鱗不敢觸猛獸之鬚道
同為是蚩蚩赤子頟頟而觸猛獸之鬚愛其民不惜危

其身萬里外乃有此賢令乎嗟夫天聽何心竟亦蔽於功臣之口先父之讒昔人畏之良有以也雲霾乍張卒難以掩日月之明云何亮祖亦隕於雷霆之下庶幾哉可謝忠魂乎同能孝故其事上也忠同死吏民奉主于家出入輒告有十輒驗諺云人之正直死必爲神洵有之乎

李驥字尚德郯城人也才貌魁傑洪武二十九年以鄉薦太學生授戶科給事中尋坐事免已而薦起爲新鄉令尋 內艱永樂初起知東安陞刑部郎中 又坐事謫保

安驥官逾二十年免復起起復謫皆坐直道故不相容
而所居職最有民與驥見事有病民者輒請于朝罷免
之東安邑故荒墟多狼有寡婦愬其子為狼噬驥禱于
城隍深自咎責明旦得 死狼於其所時稱異政仁廟嗣位
薦為御史陳經國利民十事上嘉納嘗自語人曰予今
叨職弭日當知無不言以盡分內事若撥拾人之短長
以沽名則不為也宣德六年陞河南知府官半載數將
伊王古王忿怒窘辱之驥乃陳訴于朝言王居國屢有
非理之求及至臣不敢曲從府中內官官校虐害百姓

臣不敢不禁戢自是王府中人人無不含怨臣者今年冬至臣以四更至府陪班行禮適初唱班臣已就列王以爲遲縶臣儀衛司獄次日始釋自前王府遇節行禮未嘗有在四更者臣蒙恩守土遭王摧辱不敢不奏上詔都御史顧佐等曰朝臣大庭朝賀皆在昧爽之際何嘗以四更行禮耶此必王府讒邪小人教王辱知府之計致書王曰王宜謹守祖法勿信讒邪府中承奉長史典儀其悉械送京治之驥守河南逾六年多令政卒于郡年已七十矣

況鐘字伯律靖安人也以吏事禮部尚書呂震奇其才永樂十三年薦爲儀制司主事二十一年轉郎中仁宗賓天皇太子在南京宜遣禮官一人迎駕震念非鐘莫可遣者鐘曰是固非我不可鋪馬馳七晝夜至南京駕發鐘紗帽直領鞥鞋步扶版轎行三十里不辭勞宣宗憐之勅乎就騎每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宣宗由是知鐘忠勤可用也宣德五年上特擢爲蘇州知府當是時承平歲久內使以幹辦在蘇州恒五六人郡縣官少忤則加捶撻雖太守時被詬叱鐘固知之乃請西楊爲言

上手太守勑便宜行事鐘至首謁一權閹拜下不答鐘歛揖起曰老太監固不肯拜且長揖既乃坐與之抗論內官由是稍知况太守不比往日我可呵叱之太守也比視事佯若無能爲群吏抱牘環案前請判鐘左右顧問吏所欲行止輒聽之吏人人私相喜咸謂太守愚不解事而牘中竄穴鐘了了密疏記之矣通判趙忱亦且謾侮之鐘置勿較既踰月語僚屬曰鐘來上賜有勑未宣也命具香案呼學官弟子弁各僚屬聽宣勑而勑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拿問語於是諸僚悚息禮畢坐堂上

呼里老告曰吾聞郡人多武斷傾害善良吾不能知羅老子自剖別今以屬若等其速以善惡戶報來若吾優視之禮請其賢者與鄉飲惡者吾且爲百姓殺之令列三簿條之矣已召群吏悉前大聲言某日某事宜行若顧止我某日某事宜止若顧欲我行若應竊喏若干然乎群吏駭服不敢辯鍾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褫其巾衣擇膂力隸四人與一吏擲空中擲殺之不死鍾大怒曰吾爲百姓殺賊屬輩顧不爲我盡力耶髙投之必死不死若屬輩死矣於是立擲殺六人尸諸衢府史乡

王文積蠹一一搜逐之無遺類黜屬吏之貪墨者五人庸懦者十餘人郡内爲之一清於是遠近豪民斂手縮舌咸畏太守神威守法而不敢犯郡賦比他郡最重而官田尤甚鍾曰事孰有大於此乎請於巡撫周忱奏免重額正賦七十二萬一千有奇仍又條爲畫一良法每歲徵輸轉運上供且有餘積下無横科民大悅他郡奉爲令甲招復逃亡三萬六千七百戶平反小民以誣抵伍者千八百餘家鍾既敏達果斷又素忠直簡在上心故凡所論列輒奉俞旨其爲治初若武健嚴酷而意在

於府循尤喜尊禮庠校嘗語諸生曰鍾起刀筆吏未嘗事墳典不能教弟當旌別勤惰消長耳考校則以屬同寅課卷袖手待事意無少不足也師生公謁坐啜茗談笑甚相得少語及私則頗慢之矣寒門下士有行藝者時時賑贍諸儒生輩爲流聲譽爭獻詩頌美有鄒亮者獻詩鍾獨賞欲薦于朝會有以匿名書數亮過失揭府門者鍾得書笑曰彼欲沮吾薦亟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鍾自念公廉無私是以一行己意無所畏避鍾嘗遇巡按御史

交衢中拱手而過不下轎徑去御史有後言鍾曰知府并不法御史得而劾之至於相見禮制可以車輿衢路之間苛責人乎特疏上聞上為議申禁約織造太監來內官素無狀以事杖吳縣簿鍾聞之徑往執來兩手怒曰汝何得打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為設食而止自是內官至蘇不敢復有魚肉我郡邑小官也比述職宣宗嘉其能為錫宴賜詩褒寵之而以蘇人倚藉為父母不遷其官鍾亦無倦意久之內艱蘇民上請奪情還任正統元年奏劾御史王璉罪

狀下法司論逮璉五年九載滿蘇民叩閽乞留八萬餘人加祿正三品仍知府事民稱曰況青天西楊贈之詩曰十年不愧趙清獻七邑重迎張益州七年卒帝恭閔送其喪競立祠祀焉鍾在蘇十有一年亦有不便輒上聞上亦輒報可以是得行其志前後封章三百餘上卒年五十九先是有黃子威者名輅亦吏員進賢人也洪武間薦署屯田主事歷刑科給事中永樂末年守松江以親喪去職宣宗即位大理寺卿胡槩巡撫至松江郡民千餘人叩馬首言子威涖事公勤治民有方稅糧無

辭訟獄不作頗得還任槩具以聞上謂尚書蹇義曰朕聞松江煩劇難治子威能得民心如是有才可知矣其與子威還任松有孝女沈妙蘭節婦曹秀真輅皆奏表其門輅常以事如嘉興歸老稚數十人各携蔬果奔趨至舟投之呼笑而去宣德間年七十遂引致壽八十餘卒子威守松江二十餘年五去政四保留松江民以為日來郡守廉能明斷未有如子威者至今祠祀焉

論曰況蘇州誠一代能品也昔汲黯之罵張湯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雖然詎盡然耶使以今

日之章句腐儒處於況蘇州權閹之不答拜能遽欲揖起乎我知其不能也直指使之相過卜余能遜拱手過乎我知其不能也諸豪吏之虎而冠者能令擯殺而尸諸市乎我又知其不能也以彼夏日之日無累于冬日之和西楊有張趙之褒百姓流青天之譽豈倖致哉嗟夫黄子威之守松江首及於表旌節孝此固吾儒風化事也乃掾史饒爲之矣可謂其起家非儒也顧少之乎國初用人固不論流品前有蘇守王興宗者爲皂隸太祖以其老成不貪也使知金華李丞相許曰興宗出皂

隸出身難以牧民太祖曰興宗事我多年勤而不貪儒與吏不及也於牧民何有歷陞南昌府判嵩州知州懷慶知府會蘇乏守上令胡丞相擇人未及擬請上曰如興宗改守蘇之有善政陞河南布政使興宗蓋太祖開國時直廳皂隸云君子曰成湯之立賢無方也有以哉雖然興宗即甚賢能而以皂隸位我士民之上豈不卑之乎我士民也哉朝廷之上豈盡貪而無能而必與宗也大抵是時尚仍元習是固不嫌於犬羊之夷俗今尚何嫌於天子之皂隸哉

劉實字嘉秀安福人宣德五年進士庶吉士授金華府判郡賦旱逋叢積民鬻子女以償實爲疏請貸賑遂之舊俗貧民親死多棄中野實嚴禁止諭有力者收瘞之俗稍變嘗出郊群貍遮拜于道且行且拜實下馬視之群貍馴伏良久乃去內艱廬墓三年未嘗一日家居服闋擢順天治中出知南雄府南雄當嶺南孔道商稅巨萬實至汰而寬之公賦足存一二繕郡學補大庾嶺路松而已不肯私一錢也有中貴使過之供張大歛望實入見稍爲呵辱郡民爭走入擁實出中貴徐知實賢

縣守也欲召繹前憾實不復往中貴去至郃郃人爲言南雄守驛書責言公矣中貴懼急以驛馬兼程疾馳先聞詔逮至京下獄實從獄中上書言臣蒙恩任官三十年不以妻子自隨餐粗衣敝欲爲國家愛養小民不忍勞費之以是觸忤天使無所逃罪上霽威聽其言不復更究治繹有日矣以病卒是時有蕭山令蘇琳者山東人亦與中官抗見逮蕭山歲貢櫻桃每令中使採取多索賄賂琳抗之不與遂與中使相格遂械至京鞫問曰爾何爲格伐內官琳對曰朝廷以口腹殘民內官以威勢

辱朝廷命吏臣是以抗之上歎曰直臣也薄責之令還職琳曰臣肎受責但使櫻桃役省蕭山民死過半矣自是蕭山得免櫻桃之貢

正德時閹勢張甚葉信者泉州守也閹中鎮監每行府守以下並易章服罷紐繡郊迎跪謁守率佐屬入班庭霤再屈膝拜伏閹從几旁徐起答之畢謁左右列以待得命乃退小不謹或拒所括輙得禍佐以下閹自縛笞以爲常所至府人人惴恐至泉信不郊迎入謁四徒肩輿呵導馳中道上驛舍丞循故事唱門信大怒自道上

迴輿南面停笞丞數十丞不勝痛號呼祈免館中所從閹來門下人皆震慄閹大汗下揩迎信謝無狀閹俯首稱不敢明日遂去然猶索府佐官例輸千金佐白信信取庫金千遣吏齎記與之閹大恐謝不受去於是諸旁郡聞之漸稍與閹梗閹勢大衰息信倡之也而信自工部郎轉副大理與閹璫抗禮璫怒矯旨逮信闕下幸不死謫判濟州再三起乃得守泉至是復與鎮監庭抗不少遜鎮監故知其強項不可犯故忍容之而信亦以此竟為諸閹所構徙信思南去蓋遠之云

蔣瑤字粹卿歸安人也弘治十二年進士授御史正德末年出爲楊州太守履任止二載會歲饑請留漕米萬石賑濟於是揚人共知爲廉能太守武宗南巡扈從武弁及諸權璫挾上肆誅求淮安拷縛郡縣吏通判胡琮仆縊死瑤僚屬聞之大懼請於瑤曰願安所得不貲之金錢以備應索府中故籍尚有可搜索者宜覆而按也瑤曰備亦死不備亦死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朘民脂以緩太守死非瑤所能也太監吳經先至郡矯上旨選宮女數百人備行在瑤曰民間女不可刷

獨瑶有一醜女耳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顱欲斫
邪瑶曰小官逆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朝廷之百姓倘
激生他變將來責有所歸經揮瑶使去夜半忽傳駕至
乃經故誑百姓令通衢燃炬如白晝乘夜入民家捽女
出閉苑寺中刷其金無金則送總督府女多憤恚死瑶
具棺斂之遊擊朱彬累累要索負上所賜銅瓜脅瑶瑶不
爲動會上觀魚得巨鯉戲謂彬曰鬻之可直五百金彬
請畀太守瑶歸括妻女簪珥綈緡進曰臣府庫絕無緡
錢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請以償直臣萬死上熟

覘之曰汝真酸子耶吾無須於此亟持去魚亦不敢直
矣郡有瓊花觀彬誑上取瓊花以觀瑤以帖紙立書此
花生於某年爲瑞應至徽欽北轅種已絕今止存其名
也瑤托以諷上上爲默然上在揚州二十日諸權弁及
中貴不能得太守一饋遺數以他事索瑤又多汨抑大
恨之他日又有帖下徵取諸物皆異國奇香異品揚無
有也中貴故以困瑤瑤告撫臣曰古任土作貢出於他
方而故取於揚守臣不知也撫臣曰有則進無則太守
自覆之瑤具揭帖條列其物產在某處揚州係中土偏

方撫以應命時上埀簾宴坐中貴持燈具述瑤言以激上怒上曰問蔣瑤晒白布何處出耶瑤立進布五百疋以杜他請上好遊非諸人言與爲歡以是有言必入諸人持旨到瑾瑤累不能出意將順及還報上未嘗加譴怒以是諸權倖亦不能有加於瑤上還過揚諸權倖以鐵索繫瑤舟中不予食三日驅令扈送及淮奏辭不允至臨清坐以前缺扈軍口糧三日旨下令追償有徽商代助百金放還郡尋陞陝西參政夫婦坐一輕舸挾來時二衣囊使行世宗入國歷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掌南京

都察院事入爲工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七十二致政八十九而卒贈太子太保謚恭靖人言璟當駕至時服衣青布袍束黄金帶奔走周旋權倖間百姓觀者恨不能以身代及璟遷秩去揚人爭爲出金立生祠肖像祀之

余聞武宗之駐蹕南京也尚書喬宇獨任留守機務應天府丞寇天叙署府尹事皆山西人有才識頗能制馭諸權倖公上未至有太監先至選女樂百千人共閉一處以俟僅一日十數人死矣未死者皆菜色天叙語璫曰如此輩以候駕及取罪耳請記名于簿令散養於民

間州則按簿取之於是百千人荷天叙一言存活上至天叙日帶一小帽穿一襯坐堂上供外不爲權待一監督江彬督差人至要索天叙佯若不見直至堂上方起坐立請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金錢米粟用盡無餘何以應命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差人亦徑出回話去不復有來索矣彬誕日群賀皆叩拜天叙獨長揖彬嘲之私偵之偵者竊語天叙曰都督將不利於公可一往謝天叙曰死生有命豈人所爲命君得禍謝豈能免彬偵之無所得自是以天叙爲勁

直入目懾之而巳宇能矯情鎮物寧藩兵巳下攻安慶宇猶日領一老儒及一方伎出遊宴兼以校奕人以爲有羊祜謝安之風江彬祝諸權倖最跋扈無人臣禮人多疑有異圖一日遣兵官索各城門鎖鑰督府以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鎖鑰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宇言拒之彬從上幸牛首山宿營諸軍夜驚左右不知駕所在明日駕還抵聚寶門夜深矣彬傳旨開門迎駕宇堅閉不納是夜上宿報恩寺是時太監王偉爲南京守備偉小時與上同讀書上呼

為伴伴而不名故相狎言無不聽宇與天叙得備從中調護以故諸權倖亦不得讒二人于上云宇樂平人成化二十年進士上還京加柱國少保太子太保進吏部尚書天叙榆次人正德三年進士官兵部右侍郎

論曰蔣太守處群小之包然依數忤天子旨天子皆爲轉圜其旁兆兆者不至食人誰謂天王不聖明哉世固有千金寻人人不以爲恩一誠悟主一郡人得倚以爲命鈇鑕之辱固甘心焉視彼自經溝瀆淮人知有胡通判之可惜耶故寇天叙之小帽待拿不可謂挾奇宇之譴守鑽綸君命臨之而不屈不可謂抗群凶甫朝不有二三君子其何能國

郝大吉字元善渭南人也正德六年進士嘉靖初以
部出爲紹興守貳守新塘多智譎　大
吉于東郡事多咨於塘塘以書生易而謾之大吉陰察其
情而陽爲不知者俟三月一日坐堂上召諸吏抱案集
庭下數之曰若等謂欺乎某事欲然若以爲不然某事不
然若以爲然何欺乎如是亟持案來索至立剖數十事
人人惴伏塘駭汗齚舌不敢出一氣由是飭
脩教頒下邑懲奸戢暴不撓貴勢巨豪石天祿戴顯八
者窩盜致富官府素不能治　逮捕繫獄中每鞫重囚

必來衣象簡秉燭焚香大開重門令衆見之望見者以爲神人不可犯是時王文成先生爲大吉會試舉主故稱門生大吉嘗於先生前自省臨政多過謂先生何無一言文成曰吾已言之矣吾嘗言良知良知固自知也已自省加密文成曰往鏡未明可得藏垢今鏡明矣一塵難住此入聖機也勉之元善爲葺稽山書院簡八邑才髦弟子講習其中刻先生傳習錄振起絕學大吉政尚嚴猛喜任事不避嫌怨已濬郡河開上竈溪數理侵徭以是藉藉謗騰郡人居吏部者嗾之遂以大計落職去大吉每有書來文成問學無一語及升沉得喪開文成卅之還書相勗畢志此學

余瓚字宗鎮京都人舉進士自戶曹出知真定府前守刑簡寬平號不煩田濟簡重持大體瓚繼之政尚嚴明姦所舞文敎吏惕息退避去均徭定以九則上出庸錢一兩中十之四五下十之一奏定馬政條格大約以寬民力不廢公家爲指每行州縣進諸生於庭問民疾苦或時校試獎進人才然性簡伉倨行郡御史裁再拜而已有劉御史者欲屈之甫入境持小過笞其投牒人以辱瓚瓚笑曰是將嚇我者瓚獨非夫哉會劉御史留其僚泛舟大陸澤宴樂瓚移文論之曰寧晉地瘠民寡比

歲旱蝗二公亦各奉命有公事池上之飲淹留彌旬供張之具不無損於民者幸量移一邑二人發書相賀大駭即驅傳去御史大恨之然亡以中也自是上司益復設疑共搆之移知黃州去卒于道璜美手姿善持論遇事侃侃無所屈真定當西南輻湊戚宦貴人過率多節省爲民璜去後守吏璜舊法遂有白地等錢徭役益繁於是閭閻益歌謳思璜矣人言璜之雄才偉識吏道精敏無敵趙張至其畔脫一世寧折不撓不免漸燕趙之故風云

朱光霽者字克明蒙化人王陽明謫官龍塲光霽以諸生從講學自是欲棄舉子業以父命遂舉于鄉授重慶府通判直道爲民視一官心直玩弄之以爲吾身可去可就吾道不可屈視府篆有僉事發銀買簪光霽持銀入白門通判自幼但知讀書未學造簪也僉事大慚會有獄變人危之光霽悉捕獲無逸脫者上司相顧稱其能居五年謫諭滇道遷知綿州州中勢宦私役州民以爲常光霽禁弗許一日有稱尚書府家人徵州民栽田光霽問公田乎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光霽揭

律令視之其人不悟而索愈固光霽呼吏開獄出罪囚使須曰此數百指可爲裁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光霽曰吾亦以爲不可聞者哄然其玩世往往如此人見其直而不激亦不怨之三年陞西安府同知織造璫故事皆跪拜光霽曰吾膝豈易屈人者乎璫聞獨降階迎兒毋著郡邑獄中多所平反所至人甚德之尋乞致仕撫按監司皆勉留不辭去即報已陪點僉憲光霽曰即爲僉憲宦味只如此耳人謂光霽知道之言家居徒四壁旦夜入李元陽子之田以卒歲

沈鈇字繼揚詔安人也萬曆二年進士十九年以南御史非出爲衡州府同知貌羸然不勝衣而饒精力視事常丙夜不休苦茗自啜而已湖廣撫臣奏燿罷官候代藉名醜詆各省士夫禮儀搜括十五府餽金萬五千兩鈇具以聞上曰燿誅求徧於郡邑假托布於朝紳鈇言彰彰有據已之不潔而復污人以自文蓋蕩然不知有清議亦不復知有國法其用逮治無代既而逮至即訊皆如鈇奏竟論戍邊繇是一時大吏撫御戢手而鈇亦以大察去矣鈇初爲順德令愛民如子三尺法自操持

者莙不能奪也所治直即下戶羸弱不敢侮不直即權貴人其勢如山罰必行見謂故摧折我然小民得職無不思蔡穎尸祝之者君子曰今天下罔亦少容矣而漏於吞舟之魚大吏之漁獵小吏伉傀忍氣而爲之招非細故也不有二三君子正直不阿敢言無忌烏足奪其不肯之心安坐爲理乎藉曰獲上忤天子不敢忤權臣非余所知也

論曰余爲沈公傳有謂余曰生而傳之可乎余應之曰知沈公莫余真也余不爲公傳誰知公者人宗得金壁公嘗與余慷慨天下事窮日力莫知進也聞公出君與嗇髮路大攻擊頗訕其性之所激則然何足怪焉

皇明史竊卷之第一百一

守令列傳廉吏第七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逸史公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孫叔敖爲令尹持廉至死妻子窮困負薪故俗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三言安取汞焉君子用是隱之刺廣州雖飲石門之水不易夷齊之操蓋其天性也雖然以風今日郡縣吏寧得哉出山之泉雖清而下山之流無不濁矣黃金紫貝赤玉珊砂之屬皆充饋遺而合浦之珠不靈矣不下堂序而白晝禦人論國門之外乎昔

人有言曰仁義而有財者顯於世非欺我也撫今思昔
余得先朝數君子不能不爲之忻慕云
王璡字器之日照人也初任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
能薦授寧波知府居官清正平易近民每日五鼓升堂
秉燭讀書聲聞於外或即詣學課諸生諸生必五鼓赴
學無間郡內淫祠悉毀之僚官有以殃譴爲戒璡曰如
其有靈降割我躬不汝累也政教兼舉德化大行五邑
俗爲之變自奉儉約一日饌兼魚肉璡大怒謂內子曰
汝尚不識吾意更不憶食草根時耶命左右徹而瘞之

人稱理羨太守時武職橫暴琎痛抑之靖難兵至江上琎造船取海道勤王軍衛故恨琎縛至京見文皇文皇問造舟何為琎徐對曰由海道趨瓜州邀殿下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

胡壽安字克仁徽州新安人也建文中以鄉薦太學生授信陽令尋調獲鹿皆著能聲內艱去永樂初起補新繁首至則詢民瘼事不便民者即罷之有益於民者次第舉行之每歲初輒自巡視鄉村勸民播耕遇有荒隴無力破垣壞屋詰其窘乏之故為之設法資給常以古

盧先生劉氏之言諭鄉者里甲俾知親睦安分之道率皆從化性清儉在官惟麄衣糲食如常布士嘗曰一紙帳有白題句以紀其清澹之趣詩曰紫綵步障簇春華所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丹清夢到梅花後圃種蘆菔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飣人呼爲萊知縣子從新安來省兩月烹二雞壽安怒讓之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一十餘年兢兢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吾累乎三宰大邑未嘗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公奈妻之壽安笑曰吾豈無糟糠之義我而不念

嘗於是思之最熟矣吾輩昔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粥妳人小子皆其悞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播卝之物蠱其心彼必欺吾而竊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矣曰胡某外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老妻鑿鑿聲然惟畜一馬欲售爲程途費焉忽病命獸醫治之數日弗愈忽報状醫妻死待歸收殯獸醫哀慟良久曰妻已死我至家安得生我宰公平日麤衣糲食撫民

卿予未嘗取我民半錢吏不敢欺我里甲無敢擾我俾
我民安於耕鑿皆宰公之恩也今赴京而馬病若此我
誰去馬必危矣宰公以何為路費乎我寧負亡妻不
可負宰公遺書于日後且稱家有無日吉則窀穸毋候
歸也壽安行日邑民遮泣於道雖婦人小子如悲親
[illegible]爭盡餽皆却之詩僧雅定雅為今所敬愛餽黃麥
康十　其二耆老號留變靴以昭思愛焉
岳字世瞻西平人也以鄉舉入太學洪武三十年詔
國子監選諸生通理道者擢事府議事岳陳時政授

潮州府同知三十五年陞西安知府內艱去起補慶陽
守居官酌已惠民常祿外餽遺一無所取布衣蔬食慶
陽僚友諸內當會宴席上金鈿綺繡爛然岳內荊釵布
裙而已罷席歸頗不樂岳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岳曰既
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今以為
美談永樂十年入覲以言事忤旨謫戍交阯慶陽西安
二郡民詣闕請貸岳以終其惠不報仁宗嗣位以御史
袁錡薦召還為南城令尋改南豐官舍種蔬自給家人
或有悒色岳曰不尤愈於充軍時耶正統四年秩滿至

京刑部侍郎何文淵薦陞桂林太守又五年致仕家居貧不自存卒之日身無以爲斂子孫無以爲喪君子曰胡衡兩公一爲令一爲守官舍中皆有數畦蔬足啖其清况自佳胡公不肯以妻子自累時人服其識衡公猶是荊布相隨後世誦其美同於自衆者乎世之垢衣敝綈下比貧民而後房姬媵紛極珠翠之麗安在乎公孫弘之布被猶免于汲直之譏也哉

呂昭字允明岷山人洪武中以薦授徐州訓導上疏言民事稱旨改浦城縣丞縣多荒地昭以俸資市穀給無

產者俾藝其地而不責其償永樂中陞沁州知州父老持金爲贈皆謝却之然僅至杭已不能傾舟狼狽而歸比赴沁道出徐州天寒尚未挾纊故所授經躬子共爲買一毛裘傾一驢以從其子旦舉進士昭遺書戒之曰進士美官然不能廉終非吾子死亦不歆汝祀其教誡若此旦字寅伯初任河南按察司僉事以事去職後薦起建昌府推官正統間致仕性亦高潔環堵蕭然及卒不能喪蕭山魏驥遣人買棺斂之人於是以旦爲能省其父也先是洪武四年上於御史臺曾局字文桂得平

京令王軫父寄軫書上閱之乃悉教軫忠孝語大說之賜白金百兩附子五枚川椒五斤絹十匹下詔褒諭復其家繇是觀之呂昭不獨以其身廉也而又以廉教其子祝軫之父皆賢父也乃其子亦克肖也哉

葉宗行華亭人永樂中從夏尚書治水還薦知錢塘縣錢塘劇邑民困於徭賦宗行爲定役法俾民自占甲乙書于冊循次而呼之役遂以均詞訟亦簡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聽事前有蚍蜉若有所告訴宗行諭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爲若驗之蚍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

一瓮乃肆主人利其財殺之埋此遂伏誅又嘗江行忽舟重不能進視之一死人挂于柁腰下有石乃里中人殺而沉之者亦伏誅仁宗在東宮聞其治行戒所司不得擅自凌辱按察使周新風采嚴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港至其舍視室中惟笠澤銀魚乾一裹新嘆息攜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儀仗導之歸宗行辭不敢新曰此位可至何辭為時呼為錢塘一葉清會朝廷大營建宗行率兩浙工匠赴北京道病卒新泣思累日為文祭焉錢唐人至今稱之謂

魚侃者常熟人也舉進士爲部曹郎以能治劇遷河南開封府知府開封居會省所領三十六州邑最號繁劇且俗猾獪不[illegible]治而侃一切以惠文彈治之於上官無所阿私苞苴避匿不敢進旦夕所進惟脫粟鮑魚菘菜而已滿考稱疾歸妻子不免饑寒而操逾厲臺使者有所餽遺不受病困牀蓐妾以一甌粥啖之輙呼曰廉官何不食肉糜竟死不能具窀穸時同邑有錢昕者官至布政使亦廉而故有父產時人爲語曰富不愛錢錢昕貧不愛錢魚侃

張景䌓城人也世世爲農晨至舉始識書習爲吏走京口從楊公入一清學侍立終日未嘗倦倚客居甚宴日提一湖壺出館宿兼問請問辨難古今舍人惕然曰士未有如此篤信者也登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授戶部主事監諸草場倉場故皆貂璫將收歛多供張娛樂部官部官徃徃爲所掣肘結舌舉却不受自携菜果栽度饑渴雖所乘馬韁終日不與少秣歲以爲常嘗監宣武諸稅日徃稽閱門官若之泣訴於司禮司禮曰是弔馬張乎汝愼避之岳州守闕劉大夏力求銓部請爲守舉至郡考能

激汙作論屬册便民使遵守郡前湖水多魚故事守以
下得有之至是未嘗舉網歲辦鮓首裁取足用有餘悉
付漁戸爲課未嘗衣紈綺食重肉天資挺直不能依違
詭隨數與監司因事曲直詞色凌厲上官積不能平亦
屢詆辱之輒憤嘆曰張舉亦男子也何至爲富貴下人
哉即欲上書求去會御史行部有所意望簿書撻主簿一
人至死舉仰天慟曰以吾忤物之故乃不能庇其屬哉
方草劾欲上求直其事不勝憤投筆而卒其篋惟俸金
數兩及衣衾而已後劉東山過欒城親謁祠下哭之

彭簪字世望安福人正德初以鄉舉爲衡山令十年多
惠政民生祠之移倅常州爲政務大體不事表暴擢衆
宜興却例供百金或以爲病後來者辭曰後令賢必不
寻非不然吾亦安能以其身預爲不賢者地邑民因事
至庭輒諭以孝弟忠信已又取聖諭加註釋及先正教
民語總爲諭俗要略遍布市村令家曉而人習之擢知
靖州一月拂袖還石屋稱石屋山人羅太史洪先鄒東
廓守益數乘筍輿訪山中第以田家芋粥糲飯爲供具
僮僕私謂貴客不宜爾簪笑曰貴客乃以求鮮腴來耶

劇談移日不厭也

吳傑字漢甫杞人也正德中舉人性行孤介躬耕自養毋亡貧不能塟適流賊至居民皆逃傑守毋棺獨不去賊至嘆曰孝哉此子戒勿相犯後爲堂開令甫四月儲穀二千餘石衣粗布之衣食脫粟之食其淸苦乞爲罷故人有欲薦之者先與之言傑力卻之曰使我賢也薦不必公使我不賢也不必公薦後卒于官至無以爲歛同官有賻之者其妻曰吾夫生平不愛一錢豈以死而易哉竟不受

王勲者湯陰人也正德初以太學生授淶水知縣慈於撫字廉靜之守童孺莫不知之有用事宦官歸葬其親有言令衆閹會葬所過州縣競事奢媚勳恐厲民止備牲醴數事逆瑾聞之忿怒立欲加顯禍閹人有家於淶水者屢以勳清廉爲解瑾俾邏校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婦子紡績爾瑾始信其廉犒以肉帛勳分給里甲一無所留訛言令衆感劉之惠也時優伶有進戲御前者一鬼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呼王勳來鬼亟趨避之問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鬼

皆怕由是勲廉名徹於内廷矣滿考特蒙旌奬且令吏部移文爲天下諸官式擢知汾州廉操終始如一無何棄官歸里躬耕食力不履城市幾三十年始卒崔文敏公銑贈勲詩曰地僻雲遮屋堂髙月作鄰昔爲雄項令今愧折腰人勤力畦中菜生涯壠上耘明廷知已少誰復問沉淪銑先勲二年卒卯學士朴亦有詩曰太守剛者流質樸矯頽俗終歲衣布衲朝夕飯脫粟抗厲觸權貴忠淳洽緜獨歸來耕石田蕭然一茅屋崔史今已亡誰哉闡髙躅

論曰我太祖之初爲吳王也時選郡縣官三百三十四人各賞綺布道里費及其父母妻子有差著爲令曰以養汝廉奉公無漁民也洪武元年詔中書省自今除授府州縣官賜銀十兩布六疋三年嘗縣劉典史考滿入覲上見其衣垢敝察其廉出內府疋帛賚之當是時也大臣法小臣廉人人感激爭濯磨淸白自愛迨至太宗末年貪風始熾而是時朝臣月俸止米一石馬薪且取之隸金剝在外省四方官遠京師百千萬里綱漏於吞舟之魚天子寄士以一郡一邑祇爲直指監司出入梟

源外府大小交征上下相遁予初為令不知俗流乃爾
泚官未旬月會直指使遂朝檄下空頭圖書徵院贖鍰
令送鄉紳別贐額安所得而應之耶吏語予曰此例有
自來矣即使伯夷為郡陳仲子為縣不敢衡命不爾則
獲罪難解余讀楊先生載鳴惠州郡志先生嘗咨嗟昔
人曰愽羅令胡演門紀范苴以讒死部使者杖下尉徐
瀛拾野菜自給坐墨免究哉縣斯以談遂使天下無
廉吏耶余聞嘉靖中有段楙者貴陽守也三年不携家
不啚民寸楮出郊自裹糧賓客之費咸俸金又營學者

汝贛人爲漳州守轉長蘆塩運使所涖皆脂膏地清操
然居常麥粥竟月無肉食每飯茹塩而已兩人者奉
則艮若矣有順天尹胡富者績溪人也語其子曰予從
政亡它長惟清白二字守而勿失耳金帛易動人遠而
勿視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曹毋忘予言君子曰斯言
非欺我也今人之稱有司者皆曰俗吏吏何以俗哉則
廉恥喪而士氣之不張也人惟有氣斯能有爲無是則
餒故曰人有欲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欲葉錢塘白能取
重於寒畯公瑾誠悪不能有加於王涞水良有以也若

夫弔馬張關封魚名見憚於權璫妻含嘲于易簀衡山之彭不肯以身殉後人壺關之妻不以同官之䝉易夫節百世下想見其清風素行外不染於流俗內不慚於衾枕四海內使有得如數君子者分布郡縣天下可幾而理矣